

“On Cath”

■ 文 / 李彥範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

還記得大學時期，好像就這麼一路苦撐死撐過來的，而當時感到壓力最大的，莫過於當個小小實習生，開始穿梭於醫院，照顧一個個素昧平生的病患。你知道嗎，在實習教室，我們互相用生理食鹽水在對方身上練習IM（肌肉注射），在假人身上練習IV（靜脈注射），但當假人瞬間變成了一個個眼睛會轉、痛會叫、甚至會罵髒話的人時，你會因害怕而手開始顫抖，不過值得慶幸的是，見習醫生的手抖得比我們還厲害，因為他們一開始練習打針技術，便是拿活人試驗。

誰知道，真正的進了職場當個帥氣小護士時，和護生時期相比，完全變了樣！

當護生時，你一次只要照顧一個病人，你可以慢慢來，先仔細的看這個病人要檢驗什麼血？而這個血要用紅管、綠管、灰管、藍管、紫管哪種試管收集，然後這種檢驗項目要抽動脈血還是靜脈血？你可以慢慢的翻書，對仔細了，確定了，再喜滋滋地跑到實習老師面前，和他/她一起對order（醫囑），確定我們要留的血及檢體試管對不對，然後老師會先幫你複習好要準備什麼



▶ 學生時期練不到五針的經驗，但現在在急診服務的李彥範可是常常一針就上，難打的針就會找上他。



► 為病人打針，不但要看臉色，還要看氣色。針打不好，免不了一番責罵，針打的好，得到飄然的讚美。

東西以及抽血的技術，然後再陪你到病患面前跟他解釋，並看著你抽血，等你抽完血打好點滴，老師再跟你說你剛剛哪邊沒做好，已經一個小時不知不覺的過去了。三年實習生涯下來，我on IV或cath（留置針、軟針）的次數不到五次。

哪知我一到急診工作，我每天打針的次數總是打破我三年實習來打針次數的總合，甚至是倍數成長。誰還給你有空慢慢對order，一眼掃過，你就該知道要抽哪幾管，CBC（血液檢驗）？BCS（生化檢驗）？B/C（血液培養）？blood gas（動脈血）？然後批哩啪拉的趕快把點滴備好、要打的要抽好，就拉著IV車衝到病患面前打針。有時候，病人一多，另一個學姊會來幫你處理書面order，然後她就會指揮你：

「你這個病人要接N/S然後抽兩管加ethanol（酒精濃度）。」不到一分鐘，學姊又隔空喊話：「等下轉個頭，幫你隔壁的病人抽CBC、BCS、B/C兩套、APTT。」當我第一個弄完，才剛轉頭準備弄第二個，學姊又喊了起來：「等一下幫最旁邊的病人抽CBC、BCS順便扎個blood gas。」老天爺，地下錢莊也沒催那麼急的。



你要知道，憑著我大學三年那練習不到五針的經驗，加上悠悠哉哉的兩年當兵時間，再加上我這個人天生健忘的個性，你要我頓時天天打那麼多針，真的是壓力很大。我不但要看病人臉色，還要看病人氣色。氣色不好如常年臥床的病人，血管細得跟微血管一樣，最細的cath



► 身經百戰後，李彥範氣定神閒地為病人打針抽血。

可能比她的血管還粗。有些人血管粗歸粗，但它就是愛左扭右轉的不讓你打到，病人就驚訝的看著你把針打進去又抽出來又打進去，就是沒一滴血跑出來。有些血管不好找就算了，還給你長得短短的，軟針無法完全推進去。有時候手完全找不到血管（連手指也找不到），只好打腳的血管，腳的打不到，只好跟護理長或學姊撒嬌，請她幫你打。我還記得有個最慘烈的阿媽，就是傳說中的微血管皮膚，硬生生的挨了八針才被打上。

當然啦，我也有那種很驚悚以及很奇妙的打針經驗。有次一個阿嬤因為cellulitis（蜂窩性組織炎），一

堆膝下兒女孫子把她帶來掛急診，我依著醫囑幫她打針抽血，誰知她手背和前臂的血管都跟我避不見面，但終於被我在手肘處發現了一公分短短肥肥的血管，誰知cath一打下去，血管根本壓都壓不住，像不用錢般地「血~染~病~床~！」抽完了血，接上了點滴，那畫面慘不忍睹，好像阿嬤剛剛被我捅了一刀一樣，學姊及家屬的責怪蜂湧而至。此外，我也曾經碰過一個阿嬤，她被兩個學姊on cath都on不上，她們兩個手一攤，要我自己來試，而我卻在她的大拇指找到一條微血管，順利的抽到血並接上點滴，我洋洋得意不到一分鐘，卻又被另一個病

人的血管打敗，跑去跟學姊撒嬌請她幫我打。不過有時候還蠻窩心的，家屬會偷偷的在旁邊讚美我，說這個男護士人英俊技術又好，害我一度以為自己累到幻聽幻覺出現了。

各位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請各位平常在家多多做運動，尤其是手部運動，把血管養大點，不然哪天你進了醫院要被打針抽血，卻又不巧碰到個技術不怎麼純熟的護士或實習醫生幫你打針，多挨幾針，唉，在所難免。護理界環境不好，護理尖兵來來去去，部分的人待不久，你要醫院護士大部分都是一針王（打一針就上的天王）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我相信，無數個病人的犧牲，換來我們每個小護士的純熟技術，這是條必經的路。以上就是我的打針心得，報告完畢！✂



作者李彥範獲選為2006年度
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士，
他是慈濟醫院急診部的男護士，
也是慈濟大學護理系的校友。